

张居正



ZHANG JUZHENG
HUOFENGHUANG

卷
四

火凤凰

熊召政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注释本

熊召政 著

卷四

火凤凰

张居正

ZHANG JUZHENG
HUOFENGHUANG

赵望秦 曹循 注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目 录



001 / 第一回

钱知府迎宾谋胜局 张首辅南归似帝王

010 / 第二回

挂诗匾弄玄为邀宠 会贬官说论诉危情

020 / 第三回

怒马如龙举城争睹 盛筵巧谏循吏佯疯

034 / 第四回

买花盆宠太监耍滑 议奏本小皇上动怒

045 / 第五回

颁度牒大僚争空额 接谕旨阁老动悲情

057 / 第六回

说白猿故人悲失路 论大捷野老析疑云

067 / 第七回

孝棚内会见三台长 墓道前惊闻风雨声

077 / 第八回

何心隐癫狂送怪物 金学曾缜密论沉疴

088 / 第九回

粮道街密议签拘票 宝通寺深夜逮狂人

102 / 第十回

救友显和尚菩萨道 危难见学台烈士心

113 / 第十一回

品魁龙珠皇上给赏 逛西瓜摊客用使坏

123 / 第十二回

万岁爷初尝神仙宴 小太监荐赏春官图

134 / 第十三回

谈度牒巧使羁縻术 说玉娘触痛离别情

145 / 第十四回

金学曾智布黄蜂阵 陈督抚深析宰揆心

155 / 第十五回

唱鞞曲李阎王献丑 禁书院何圣人毙命

167 / 第十六回

给事中密访杀降事 大宰揆情动老天官

177 / 第十七回

细论丑闻君臣晤对 拘拿纨绔冯保诛心

189 / 第十八回

建造法坛吕府祈福 接闻圣旨次辅殒命

204 / 第十九回

朱翊钧寻欢曲流馆 李太后夜闯御花园

216 / 第二十回

李太后欲废万历帝 内外相密谋恭默室

226 / 第二十一回

下罪己诏权臣代笔 读废帝诗圣上伤怀

239 / 第二十二回

李同知京城访故友 金侍郎寒夜听民瘼

251 / 第二十三回

议时政热茶酬旧雨 进陋巷首辅慰功臣

263 / 第二十四回

朱翊钧索银说歪理 戚大帅春节送胡姬

274 / 第二十五回

猜灯谜说龙马精神 献颂诗免百姓欠赋

288 / 第二十六回

冯保探病窥猜圣意 钱普求见又起新忧

299 / 第二十七回

失龙袍万岁爷震怒 弹锦瑟老公公神伤

310 / 第二十八回

赈灾情急抱病面圣 盼孙心切懿旨册妃

325 / 第二十九回

乞生还官中传急本 弥留际首辅诉深忧

336 / 第三十回

万岁爷秉灯谈鬼事 大太监深夜访权臣

346 / 第三十一回

老公公抽签问灾咎 新宰辅装傻掩机心

359 / 第三十二回

见门生苦心猜圣意 入云台造膝沐惊风

372 / 第三十三回

玉蟾楼密议掏墙法 夫人庙乞讨护身符

386 / 第三十四回

慈宁宫冯保告刁状 西暖阁张鲸说奇毫

398 / 第三十五回

李太后怒颜询政务 司礼监倾轧起风云

410 / 第三十六回

剑影刀光仇生肘腋 风声鹤唳祸起萧墙

424 / 第三十七回

魅影袭来魂惊午夜 琴音惆怅泪洒寒秋

434 / 第三十八回

送金像君王用权术 看抄单太后悟沧桑

446 / 第三十九回

愤写血书孝子自尽 痛饮鸩酒玉女殉情

第一回



钱知府迎宾谋胜局 张首辅南归似帝王

刚过罢万历六年的春节，北直隶真定府的知府钱普就忙得脚不沾地。他这忙倒不是为的国计民生，而是为了迎接当朝宰辅张居正过境。

夺情风波之后，遭到廷杖的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邹元标五人被逐出京师，流徙边疆蛮荒之地，京城的气势又渐趋平静。在张居正的一再请求之下，李太后同意待皇上大婚的仪式举行之后，准假三个月让他回湖广江陵老家葬父。皇上的婚期定在二月十九日，照此推算，张居正回老家的行期，最早也得到三月份。钱普从邸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心里头就开始盘算：京城通往湖广的官道，从保定府经真定府，再过顺德府入河南境。南北官道在真定府境内有三百多里路，走得快也得四天时间。四品知府在地方上虽然是人抬人高的青天大老爷，但想见一次首辅也是难上加难。即便进京觐见，也是公事公办，两只手搁在膝盖头上，挺着身子把几句干巴巴的官话说完，就得拍屁股走人，自始至终宰辅都不拿正眼看你一眼，纵想巴结讨好也找不着机会。钱普想着自己与张居正之间，既无乡党之情，又无师生之谊，从里到外都找不着一根线能跟宰辅牵上。这年头，椅子背后没人，想在官场上呼风唤雨、晋级升迁真是比登天还难。钱普是嘉靖四十二年登榜的进士，万历三年，由扬州府同知升任现职。与同侪相比，他的迁升不算快，但也不算太慢。他却总觉得自己屈才，其因是无法攀缘当道政要，尤其是张居正——这可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当今皇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不但口头上这么叫，还每每见诸圣旨文字，这也是史无前例。钱普

决心利用张居正南下经过真定府境内的四天，好好儿地巴结一番。

主意既定，他便把门下的几位师爷找来商量对策。这些挖窟窿生蛆的“智多星”们纷纷献计：

“首辅入境之日，凡他经过的路途，一定要打扫干净。三月份正值春荒，路上行人倒有一半是叫花子，让各村的粮长^①负责，把叫花子都弄到空屋子里关几天。”

“首辅入府城，走的是北门。从北门到南门，街两旁的房屋都要粉刷一遍重新装饰，让首辅感到真定府的升平景象。”

“首辅的随从都要好好接待，常言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些人千万不能得罪。阎王不收礼，不等于小鬼不要钱，咱们一定得对症下药。”

钱普一肚子小九九，身边人抬举他，说他眉梢儿都是空的，这也不是假话。此刻听了师爷们的发言，他哧地一笑，说道：“诸位都有好见识，建议都不差，但依本官来看，都还只是表面文章。这样一些事体，你想得到，人家保定府就想不到？听说保定知府吴显焕大人，早就在安排接待首辅的事儿了。因此，咱们真定府，一定要制订出别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出的接待方案，要有绝活儿。咱们做出来了，不单让保定府吃惊，就是咱们的下一站顺德府、广平府，乃至河南的开封府、南阳府，湖广的襄阳府、汉阳府等，都无法超越，也无法仿效。只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接待，才算成功。”

众师爷一听，知道钱普已是胸有成竹，于是附和道：“东翁识见高超，想必早就有了非凡之计，还望东翁明示，我们下头照办就是。”

钱普于是眉飞色舞一二三四子午卯酉神侃一通，师爷们莫不心悦诚服，依计领了各自的差事，分头料理去了。

不觉已到二月底，北直隶衙门给辖下的五个府移文，通报首辅归乡葬父，定于三月十一日从北京起程，凡南北官道经过的府县，务必认真接待，从吃喝住行到安全保卫，都不得出半点差错。不几日，由礼部、兵部和锦衣

① 粮长：明代乡村协助官府征收和解运税粮的差役。明初规定：凡纳粮一万石或数千石的地方划为一区，每区设粮长一名，由官府指派区内田地最多的大户充当。最初，粮长因享有一些特权，且有望被提拔做官，地主大户非常积极，粮长常被少数大户世袭，称为“永充制”。后来，粮长成为苦差，充当的民户常因赔纳税粮而破产，永充制变成了数户轮流充当的“轮充制”或集合众户充当的“朋充制”。明后期赋役制度改革后，粮长形同虚设，清初被正式取消。

卫三大衙门派员组成的打前站的人马，来到了真定府城。这些人挑剔得很，就接待细务一件一件和钱普仔细磋商，直到他们觉得事事放心，再无一点犯头^①，才又打马前行，到下一站检查去了。钱普其实留了一手，他只拣人家想得到的场面事向打前站的官员禀报，真正的绝招儿却瞒下不说，他生怕让别人抢了他的先机。知道了首辅离京的具体日期，他又安排几路探子到京畿和保定府打听沿途的接待情况，从起止住行、首辅的好恶，甚至膳食的菜单，凡能弄到手的情报，每日都有快马向他具禀。从京城到真定府城是六百里，入真定府境是四百五十里地，钱普决定到保定府与真定府交界处迎接。三月十七日，听说首辅的车驾已到保定府的庆都县，他便带着属下的官员浩浩荡荡来到了庆都县与真定县交界之地。

官道一入真定县，便有一个小小的驿站。驿站前头是一座亭子，供过往行人歇肩饮水。如今这亭子修葺一新，年久失修已经破旧的驿站不但重新整理粉刷过，里头的供帐^②设备也全部更新。钱普带着人马赶来这里已近午时，打从三月十一日张居正离京南下，这七天时间钱普就没睡个囫囵觉，这会儿刚说歪在炕上打个盹，随他一道来的钱粮师爷孙广路像踩了风火轮似的跑进来，忙不迭声喊道：

“老爷，快，来了！”

“来了，在哪儿？”

钱普睡意全消，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提官袍咚咚咚跑出门去，孙广路跟在他屁股后头，一边颠着碎步一边气喘吁吁回道：

“大约只有一二里地了，喏，你看，前头的仪仗旌旗，明晃晃的都看得见。”

说话时，二人已登上几步台阶走进了亭子里头，钱普手搭凉棚瞭望，只见西北方向的官道上，马蹄踏踏彩旗飘飘，冠盖如云车驾如簇。这支队伍差不多有一千好几百人，摆成长蛇阵，迤迤迤迤朝这边走来。

“好威势！”

钱普在心里头艳羡地赞叹了一句，习惯地舔了舔两片薄薄的嘴唇，扭

① 犯头：侵犯的由头。

② 供帐：摆设供宴会用的帷帐、用具、饮食等物。

头一看，方才还空荡荡的官道上，忽地站出来百十名官吏，好像都是从地缝儿钻出来的。这些都是他的属官僚吏，先前都猫在各处房子里打尖^①歇息，听得动静，都一齐跑出来看热闹。钱普扫了他们一眼，像塾师训诫村童一般嚷道：

“各位记住次序，在官道两侧跪迎首辅入境，千万不可乱了条理，明白了？”

“下官等明白了。”

众官员亢声回答。亭子两侧，早已铺好了红毡，官员们在孙师爷的安排下，都各就各位，一刷儿挺身跪起。

这时，首辅的导行队伍斧钺仪仗令旗牌扇已逼近真定县境。钱普慌忙跳下亭子，站在路中间朝两厢一挥手，早已训练得滚瓜烂熟的锣鼓班子一齐敲打奏起来。一向冷僻的县界处，顿时钟吕高鸣喧声震耳。锣鼓鞭炮声中，更有三十二支大唢呐呜哩哇啦奋力吹响，明耳人一听便知，唢呐班子演奏的是恭迎圣人出行的《引凤调》。

坐在十六人抬的明黄围帘大暖轿里的张居正，看了一个多时辰的书，感到眼睛有些疲乏，正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前头喧天锣鼓，他感到轿夫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正欲询问，护卫班头李可拍了拍轿杠隔着轿帘向他禀报：

“大人，前头就是真定县境，真定府知府钱普率众前来迎接。”

“这个钱普，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

张居正小声咕哝了一句，遂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做好下轿的准备。

论节令，谷雨已过了几天，一眼望不到边的华北平原上墒情^②已动，葱葱的麦色一天变一个样。柳条儿滚绿，榆钱儿绽青，融化的雪水流入滹沱河中，变成翡翠样的春浪，把辽阔的北国滋润得更加妩媚。万物昭苏生机勃勃，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如此良辰美景，怎不叫人心旷神怡。事实上，打从春节一过，张居正遇着的就尽是喜气事儿。首先是春节之前，从江南各处粮

① 打尖：在旅途中或劳作间隙休息上一会儿，吃顿饭。

② 墒情：指土壤湿度是否适于耕种的情况。

站里兑运^①来京的一百多万石粮食，都一粒不差地足额运抵通州仓。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南方的税粮都是分春秋两次解运。斯时运河水丰，容得下千石大漕船的航行。但祸福相倚，一年中，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也是春洪与秋汛。船行河中，若连遭淫雨，洪水滔天，船毁人亡的惨剧每有发生，粮食损失少则十几万石，多则二三十万石，从未足额收缴过。一二百年来，这个矛盾始终不能解决。张居正上任后，起用水利专家吴桂芳出任河漕总督^②，三年时间，江淮漕河的治理大见成效，通过疏浚与闸站的修建，增强了水系的调节功能。去年夏秋之交，吴桂芳大胆上疏，建议改春秋兑运为冬运。冬天本属枯水季节，有些河床地段水浅仅没脚踝，不要说大漕船，就是浅帮船也断难通过。但经过吴桂芳三年的治理，多处蓄洪湖泊可开闸放水，保证漕河运粮的必需水位。这一举措更改了朝廷二百年的祖制，如果处置不当稍有差错，势必会引起反对派新一轮攻击。张居正虽然慎之又慎，但仍力排众议采纳吴桂芳建议。如今冬运成功，一百多万石粮食安全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伤亡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迅速奏闻皇上，万历皇帝一高兴，下旨永久废除春秋兑运，将冬运著为永例。美中不足的是，实现冬运的第一功臣吴桂芳因积劳成疾，于正月间死在任上。水利乃国家经济命脉，河漕总督不可一日或缺，张居正力荐另一位治河专家、现任工部左侍郎的潘季驯迅速接任此职。这一安排，得到了士林的普遍赞许。

冬运的成功，所有当事官员都得到了嘉奖，或升官晋级或封妻荫子^③，这帮子人乐得还没醒过神来，第二件大喜事又接踵而至。正月元宵节期间，皇上与万民同乐，在午门前看鳌山灯的时候，辽东方面六百里加急传来捷报。却说辽东巡抚张学颜与总兵李成梁探得情报，蒙古鞑靼部落欲趁边疆关城欢度春节之际，长途袭掠抢劫牛羊。这二人遂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团山堡一战，将进犯的虏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酋长以下，斩得虏级八百余首，这是多年都未曾有过的大捷，不但国威大震，对鼓舞九边将士的

① 兑运：明代通过水路运送粮食物资的方式之一，由官军代为运输，百姓付给相应的运费和耗损的米。

② 河漕总督：明代负责治理黄河、京杭大运河的中央派遣官，全称为“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

③ 封妻荫子：高级官员的妻子受封诰，子孙也荫袭官爵利禄或规定的特权。

士气也大有裨益。小皇上当即采纳张居正的建议，迅速派遣乾清宫值事太监魏清代表他前往辽东前线犒赏三军论功行赏。晋总兵李成梁禄爵一级，命张学颜出任辽东戎政总督——这也是张居正的主意。北方九边治民之政，由巡抚负责；守土之军，由总兵掌控。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戎政总督一职，挂三品右都御史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颜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

有了这两件大喜事垫底，第三件大喜事——即万历皇上的大婚，更是把京城的吉庆气氛推到极致。早在万历四年，就由两宫皇太后主持，为万历皇帝选定了皇后——京城一个千户所镇抚王伟的女儿。千户所镇抚是一个从六品的武官，在京城，人们讥笑这等官是“啄木官”。唯其如此，才合了李太后的心意。她自家出身卑微，因此一心要寻个小户人家的女儿来当自己的儿媳。依她的观点，小户人家的闺女贤淑，懂得艰难，不会胡搅蛮缠不识大体。王伟是浙江余姚人，世袭军职，为人厚朴谨守本分；其女温婉端庄，虽小鸟依人却无半点狐媚。两宫皇太后从上千名待选的淑女中单单挑中了她，第一是她的福报，第二也有某种偶然性。这李太后抱孙心切，一经选定皇后，就巴不得她马上与万历皇帝成亲。她的意思是把佳期定在万历五年秋，命冯保前去与张居正商量，张居正就此事上疏曲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皇上才十七岁，皇后才十五岁，两人都还太小，鸾凤和鸣的吉庆日子是否应该往后挪挪？李太后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但也不肯把佳期挪后太多。经多方磋商，终于确定了二月十九日作为大婚吉日。皇上成亲，自有非常繁杂的规仪，李太后委托张居正全力操办。过罢春节，就赐给他大红锦袍一袭，要他换下守制^①的青布袍子。穿上这件明晃晃的绯衣入阁办事，不免又引起清流们的腹诽。张居正一心要办好皇上的婚事，对那些风言风语早已弃之不顾。到女方家里提亲，英国公张溶被任命为纳彩问名^②使，张居正被任命为纳彩问名副使。前前后后忙乎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一盛大的庆典。

万历皇帝大婚后三天，张居正再次向皇上告假，请求回老家葬父。皇上

① 守制：官员为去世的父母守孝的制度。一般人在守制期内要谢绝应酬，不能应考、婚嫁，而现任官员必须离职。

② 纳彩问名：纳彩就是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议婚后，男方家备礼去求婚；问名就是男方家请媒人询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这次准了他，并把他请到云台亲切会见。问道：

“元辅张先生，朕准你三个月的假，你要遵守这个时间，届时回京，履职不误。”

“臣谨遵圣命。”

“先生走之前，内阁公务要妥为安排。”

言及内阁，张居正心里颇犯踌躇。按朝廷规矩，内阁不可一日无首辅，他回家这三个月，理应请出一个人来临时担任首辅一职，他因此把在野在朝的阁臣都仔细剖析一遍。隆庆朝中的阁臣，尚有三人在世。他们是徐阶、高拱、殷士瞻。如果要挑选临时首辅，首先要从这三个人中物色。张居正反复权衡，觉得这三个人都不合适。徐、高二位都任过首辅，高拱与他是政敌，一旦坐上这位子，岂有再让出的道理？徐阶是他前辈，复登宰揆^①之位，他三个月后回京，又怎么好意思让他归山？至于殷士瞻，此公亢急任性，但中官里头有不少人喜欢他，一旦获荐来京，无异于引狼入室。至于现任阁臣吕调阳、张四维二人，虽唯他马首是瞻，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以后不生二心？思来想去，张居正不肯临时让出首辅之位，而且还想在离京之前再增加两位阁臣，以对吕调阳、张四维两位老阁臣形成牵制。但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还得看皇上的态度，眼下皇上主动谈到内阁，张居正也就顺风顺水引上话题：

“按规矩，臣乞假三月，应寻一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

“这个就不必了。”小皇上似乎想都没想，就立即恳切回道，“如今天下士林中，还有谁可比先生？”

“皇上过奖，臣不敢当。”

“朕并非溢美，这是实际情形。朕现在是一天都不想你离开，但葬父事大，朕不能拦你。你离开内阁这段时间，大致公务，布置妥当就是。”

“臣谨遵圣命。”张居正觉得时机已到，趁势言道，“内阁事务繁杂，臣一旦离开，恐吕调阳、张四维二人忙不择事，难以及时处置，造成延误。”

“先生的意思是？”

^① 宰揆：宰相。

“臣请求皇上，能否增加阁臣？”

“这有何难，既然先生认为必需，增加就是，阁臣新增人选，还望先生提出。”

此次会见之后不几天，大约三月初，张居正趁热打铁正式向皇上提出增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时行二人为阁臣。皇上很快批准，批谕是“随元辅入阁办事”。马自强在“夺情^①事件”中，对张居正颇有微词^②，这次却得到张居正的推荐入阁，不但让部院大臣们吃惊，他自己也深感意外，感情上顿时对张居正亲近了几分。申时行本是张居正执掌翰林院时的门生，为人温文尔雅谦虚冲和，所以一直得到张居正的信任和提携，此次入阁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一次人事安排，张居正解决了宰位不受觊觎的后顾之忧，也就放心大胆地回家葬父了。三月十一日动身那天，皇上命百官到郊外真空寺班送^③，并诏遣司礼监太监张宏代表皇室举行郊宴为张居正饯行，两宫太后也都派随堂太监前来赏赐金币贖仪^④。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管辖的禁兵千余名随张居正南行，沿途蹕护^⑤。戚继光闻讯，更是派来一百名鸟铳手作为前导以壮声威。首辅南归，享受的待遇规格如此之高，简直与帝王无异。但这一切都是来自万历皇帝的旨意，上行下效，凡张居正经过之地，官员们莫不全力以赴诚惶诚恐安排接送，生怕有所疏忽被好事者奏本上去，惹怒圣上吃罪不起。

离京七天，每日酬酢应付场面，张居正已心生厌烦。加之他归乡心切，每天赶路都在八十里以上，所以对各地的接待，他满意者甚少。有的地方，官员们苦等几天，好不容易盼得他来，他却连轿也懒得下，只撩开轿帘儿同当地官员打个招呼就招摇而过，把官员们晾在那里一个个呆若木鸡。现在，听李可说已入真定县境，因在轿子里坐的时间长了，想下来活

① 夺情：夺情起复，就是为了国家而不必回乡为去世的父母守丧，继续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② 微词：隐晦的批评，也指婉转说出而真意隐晦的话。

③ 班送：指按照等级排列好队伍送行。

④ 贖仪：为帮助别人家办理丧事而赠送的钱物。

⑤ 蹕护：帝王或高级官员出行时清道，禁止行人来往。

动活动腿脚，便吩咐停轿。当他踩着轿凳下了轿，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前站定时，震天价响着的锣鼓唢呐戛然停止，钱普跑步上前当面跪下，高声禀道：

“真定府知府钱普，率其属下五州知州，二十七县县令恭迎首辅张大人入境。”

第二回



挂诗匾弄玄为邀宠 会贬官说论诉危情

张居正瞅了钱普一眼，见这人四十岁左右，白净脸皮，下巴上的胡子稀稀疏疏，两腮不肯长肉，一看就是个没福气的样子。再看路两边黑压压跪着的官员，个个都穿着簇新的补服，显然统一布置过。他吩咐钱普免礼，待钱普站起身来，他问道：

“你就是钱普？”

“卑职正是。”

钱普觉得首辅眼光像锥子一般，一紧张，竟满头冒汗。张居正盯着他，继续问道：

“真定府最南边，是哪个县？”

“启禀首辅大人，是井陉县。”

钱普平常在部属面前好摆谱，如今面对首辅腰都挺不直，他感到两厢跪着的官员都拿眼光戳着他，他竭力想镇静下来，偏身子晃动得厉害，张居正在原地走了两步，继续问道：

“井陉离这里有多远？”

“首辅大人指的是井陉县境还是井陉县城？”

“当然是县城。”

“二百五十里。”

“嗯。”张居正鼻子里哼了一声，朝跪着的官员们扫了一眼，又问：“你方才说，真定府的五个知州，二十七个知县全来了？”